

世界愛情
經典名著

四川文藝出版社

世界爱情经典名著

莫 斐 选编

(川) 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王馨钵

封面设计:梁 伟

世界爱情经典名著

莫斐 选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1/32 印张 29 字数 700 千

1995 年 3 月第一版 199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7-5411-1263-1/I·1183

定价:26.50 元

序 言

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艺术中，生、死、爱是三个永恒的主题；而爱情，更是小说艺术中一个最具魅力常写常新的主题。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伟大的小说艺术家，几乎没有从未将爱情、婚姻作为自己的主题、或在自己作品中从未涉及过爱情和婚姻问题的。其所以如此，这是因为，首先，爱情作为生活的组成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生活的本质特征。作为再现生活高级形式的艺术之一，小说要深刻地、准确地、有力地描写那个时代、那个民族，一般而言，从整体上都需描写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的爱情、婚姻生活，或涉及到爱情、婚姻的问题。其次，爱情生活集中地反映了人的灵魂、人的性格和人的内心欲求，爱情生活为小说家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刻画人的性格特征，提供了捷径。其三，爱情和婚姻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又为那些富于独创性的、卓具才华的艺术家提供了施展自己才能的广阔天地。正因为此，那些天才的小说家才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部旖旎动人、缠绵悱恻、描写情天恨海、生离死别的爱情佳作。

在世界各国文学汗牛充栋的小说创作中，我们选编了二十一篇纯粹以爱情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在选编过程中，限于主、客观条件和篇幅的限制，许多脍炙人口、人们熟悉的作品未能入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编入本书的，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世界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伟大作家，不少还是中、短篇小

说创作的巨匠；其二，这些作品都是这些作家的代表作，他们都是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或作家自认为代表自己创作水平和创作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描写爱情的典范之作，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它们不仅在作家生前就已在自己国家家喻户晓，今天更是传至世界各国，不少还被改变为其它艺术形式，流传广远。阅读这些作品，不仅能使我们深刻了解作者所处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的爱情生活，更能使我们获得巨大的审美享受。为了便于青年读者阅读理想，我们在每篇作品后面对作者的生平和创作作了简述，对每篇作品的主题思想和故事背景作了简短的说明，至于深入的鉴赏和了解，当然得靠读者自己在阅读中去细细领会了。当然，这只是编者的初衷，至于是否达到了目的，还有待方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法尼娜·法尼尼	[法国] 斯汤达	(1)
嘉尔曼	[法国] 梅里美	(26)
娜伊斯·米库兰	[法国] 左 拉	(79)
阿达拉	[法国] 夏多布里盎	(111)
苾威荻	[法国] 莫泊桑	(169)
情 人	[法国] 玛格丽特·杜拉斯	(257)
苹果树	[英国] 高尔斯华绥	(326)
麦琪的礼物	[美国] 欧·亨利	(384)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奥地利] 茨威格	(391)
茵梦湖	[德国] 施托姆	(451)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瑞士] G·凯勒	(482)
驿站长	[俄国] 普希金	(546)
阿霞	[俄国] 屠格涅夫	(559)
舞会以后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	(613)
带阁楼的房子	[俄国] 契诃夫	(625)
米佳的爱情	[俄国] 蒲宁	(645)
查密莉雅	[前苏联] 艾特玛托夫	(705)
摩诃摩耶	[印度] 泰戈尔	(755)
舞姬	[日本] 森鸥外	(763)
春琴传	[日本] 谷崎润一郎	(781)
千鹤	[日本] 川端康成	(830)

法尼娜·法尼尼

——教皇治下发现的烧炭党人末次会议详情

[法国] 斯汤达

这是182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罗马全城轰动：著名的银行家B公爵，在威尼斯广场他的新邸举行舞会。为了装潢府邸，凡是意大利的艺术、巴黎和伦敦所能生产的最名贵的奢华物品，全用上了。人人抢着赴会。高贵的英吉利的金黄头发而又谨饬的美人们，千方百计以获得参加舞会为荣。她们来了许多。罗马的最标致的妇女跟她们在比美。一个少女由她父亲陪伴着进来，她的亮晶晶的眼睛和黑色的头发说明她是罗马人。人们的视线全集中到她身上。她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种罕见的骄傲。

可以看出，舞会的华贵震惊了前来赴会的外国人。他们说：“欧洲任何国王的庆典都赶不上它。”

国王们没有罗马式的宫殿，而且只能邀请宫廷的命妇。B公爵却专约漂亮的妇女。这一夜晚，他在邀请妇女上是成功的，使得男人们几乎眼花缭乱了。值得注目的妇女是那样多，要就中决定谁最美丽可就成为问题了。选择一时决定不下来。最后，法尼娜·法尼尼郡主，那个头发乌黑、目光明亮的少女，被宣布为舞会的皇后。马上，外国和罗马的年轻男子，离开了所有别的客厅，聚到她待着的客厅里。

她的父亲堂·阿斯德卢巴勒·法尼尼爵爷，要她先陪两三位德意志王公跳舞。随后，她接受了几个非常漂亮、非常高贵的英吉利人的邀请。可是她讨厌他们的虚架子。年轻的里维欧·萨外里似乎很爱她，她仿佛也更喜欢折磨他。他是罗马最头角峥嵘的年轻人，而且也是一位爵爷。不过，谁要是给他一本小说读，他读上二十页就会把书丢掉，说看书让他头疼。在法尼娜看来，这是一个缺点。

将近半夜的时候，一个新闻传遍舞会，相当轰动。一个关在圣·安吉城堡的年轻烧炭党人，在当天夜晚化装逃走了，当他遇到监狱最后的守卫队，他竟像传奇人物一样胆大包天，拿一把匕首袭击警卫。不过他自己也受了伤，警卫正沿着他的血迹在街上追捕。人们希望把他捉回来。

就在大家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堂·里维欧·萨外里正好同法尼娜跳完舞。他醉心于她的风姿和她的胜利，差不多爱她爱疯了，送她回到她原来待着的地方，对她道：“可是，请问，到底谁能够得到你的欢心呢？”

法尼娜回答他道：“方才逃掉的那个年轻烧炭党人。至少他不是光到人世走走就算了，他多少做了点事。”

堂·阿斯德卢巴勒爵爷来到女儿跟前。这是一个20来年没有同他的管家结过帐的阔人。管家拿爵爷自己的收入借给爵爷，利息很高。你要是在街上遇见他，会把他当作一个年老的戏子，不会注意到他手上戴着五六只镶着巨大钻石的戒指。他的两个儿子做了耶稣会教士，随后都发疯死掉。他也把他们忘了。但是，他的独养女法尼娜不想出嫁，使他不开心。她已经十九岁，拒绝了好些最显赫的配偶。她的理由是什么？和西拉^①退位的理由相同：看不起罗马人。

舞会的第二天，法尼娜注意到她的一贯粗心大意，从不高兴带过一次钥匙的父亲，正小心翼翼关好一座小楼梯的门。这楼梯通到府里四楼的房间。房间的窗户面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法尼娜出去做了几次拜访，回来的时候，府里正忙着过节装灯，把大门阻塞住了，马车只好绕到后院进来。法尼娜往高里一望，惊讶起来了，原来她父亲小心在意关好了的四楼的房间，有一个窗户打开了。她打

^① 西拉（公元前136—公元前78年），罗马共和国的独裁者，在他得势的末年（公元前79年）忽然宣布退位。退位的理由成了一个隐谜。本文所举的退位理由只是一种推测。

发走她的伴娘，上到府里顶楼，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有栅栏的小窗户，开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她先前注意到的开着的窗户离她两步远。不用说，这屋子住了人。可是，住了谁？第二天，法尼娜想法子弄到一把开向点缀着橘树的平台的小门的钥匙。

窗户还开着。她悄悄溜了过去，躲在一扇百叶窗后面。屋子靠里有一张床，有人躺在床上。她的第一个动作是退回来。可是她瞥见一件女人袍子，搭在一张椅子上。她仔细端详床上的人，看见这个人是金黄头发，样子很年轻。她断定这是一个女人。搭在椅子上的袍子沾着血。一双女人鞋放在桌子上，鞋上也有血。不相识的女人动了动。法尼娜注意到她受了伤，一大块染着血点子的布盖住她的胸部，这块布只用几条带子拴住。拿布这样捆扎，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外科医生干的。法尼娜注意到，每天将近四点钟，父亲就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去看望不相识的女人，不久他又下来，乘马车到维太莱斯基伯爵夫人府去。他一出去，法尼娜就上到小平台，她从这里可以望见不相识的女人。她对这个十分不幸的年轻女人起了深深的同情。她很想知道她的遭遇。搭在椅子上的沾着血的袍子，像是被刺刀戳破的。法尼娜数得出戳破的地方。有一天，她更清楚地看见不相识的女人：她的蓝眼睛盯着天看，好像在祷告。不久，眼泪充满了她美丽的眼睛。年轻的郡主眼巴巴直想同她说话。第二天，法尼娜大起胆子，在她父亲来以前，先藏在小平台上。她看见堂·阿斯德卢巴勒走进不相识的女人的屋子。他提着一个小篮子，里头装着一些吃的东西。爵爷神情不安，没有说多少话。他说话的声音低极了，虽说落地窗开着，法尼娜却听不见。没有多久他就走了。

法尼娜心想：

“这可怜的女人一定有着一些很可怕的仇人，使得我父亲那样无忧无虑的性格，也不敢凭信别人，宁愿每天不辞辛苦，上120级楼梯。”

一天黄昏，法尼娜拿头轻轻伸向不相识的女人的窗户，她遇见了她的眼睛：全败露了。法尼娜跪下来，嚷道：

“我喜欢你，我一定对你忠实。”

不相识的女人做手势叫她进去。

法尼娜嚷道：

“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我的胡闹和好奇一定得罪了你！我对发誓保守秘密。你要是认为必要的话，我就决不再来了。”

不相识的女人道：

“谁看见你会不高兴？你住在府里吗？”

法尼娜回答道：

“那还用说。不过我看，你不认识我。我是法尼娜，堂·阿斯德卢巴勒的女儿。”

不相识的女人惊奇地望着她，脸红得厉害。她随后说道：

“希望你肯每天来看我。不过，我希望爵爷不晓得你来。”

法尼娜的心在怦怦地跳。她觉得不相识的女人的态度非常高尚。这可怜的年轻女人，不用说，得罪了什么有权有势的人，或许一时妒忌，杀了她的情人？她的不幸，在法尼娜看来，不可能出于一种寻常的原因。不相识的女人对她说：她肩膀上有一个伤口，一直伤到胸部，使她很痛苦，她常常发现自己一嘴的血。

法尼娜嚷道：

“那你怎么不请外科医生？”

不相识的女人道：

“你知道，在罗马，外科医生看病，必须一一向警察厅详细报告。你看见的，爵爷宁可亲自拿布绑扎我的伤口。”

不相识的女人神气委婉温柔，对自己的遭遇没有一句哀怜的话。法尼娜爱她简直发狂了。不过，有一件事很使年轻的郡主奇怪：在这明明是极严肃的谈话之中，不相识的女人费了大劲才抑制住一种骤然想笑的欲望。

法尼娜问她道：

“我要是知道你的名字，我就快乐了。”

“人家叫我克莱芒婷。”

“好啊！亲爱的克莱芒婷，明天五点钟，我再来看你。”

第二天，法尼娜发现她的新朋友情形很坏。法尼娜吻着她道：

“我想带一个外科医生来看你。”

不相识的女人道：

“我宁可死了，也不要外科医生看。难道我想连累我的恩人不成？”

法尼娜连忙道：

“罗马总督萨外里·喀唐萨拉大人的外科医生，是我们的一个听差的儿子。他对我们很忠心。由于他的地位，他谁也不怕。我父亲对他的忠心没有足够认识。我叫人找他来。”

不相识的女人嚷道：

“我不要外科医生！来看我吧。要是上帝一定要召我去的话，死在你的怀里就是我的幸福。”

她的急切倒把法尼娜吓住了。

第二天，不相识的女人情形更坏了。法尼娜离开她的时候道：

“你要是爱我，你就看外科医生。”

“要是医生一来，我的幸福就会完啦。”

法尼娜接下去道：

“我一定打发人去找他来。”

不相识的女人什么话也没有说，留住她，拿起她的手吻了又吻，眼里汪着一包泪水。许久，她才放下法尼娜的手，以毅然就死的神情，向她道：

“我有一句实话对你讲。前天，我说我叫克莱芒婷，那是撒谎。我是一个不幸的烧炭党人……”

法尼娜大惊之下，往后一推椅子，站了起来。

烧炭党人继续说道：

“我觉得，我一讲实话，我就会失去唯一使我依恋于生命的幸福。但是，我不应该欺骗你。我叫彼耶特卢·米西芮里，十九岁，父亲是圣·盎其洛·因·伐图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外科医生，我哪，是烧炭党人。官方破获了我们的集会。我被戴上锁链，从洛马涅^①解到罗马，关在白天黑夜都靠一盏油灯照明的地牢里，过了13个月。一个善心的人想救我出去，把我装扮成一个女人。我出了监狱，走过末道门的警卫室。听见有一个卫兵在咒骂烧炭党人，我打了他一巴掌。我告诉你，我打他并不是炫耀自己胆大，仅仅是一时走神罢了。惹祸以后，一路上被人追捕，我让刺刀刺伤，已经精疲力竭了，最后逃到一家大门还开着的人家的楼上，听见后面卫兵也追了上来，我就跳进一个花园，跌在离一个正在散步的女人几步远的地方。”

法尼娜道：

“维太莱斯基伯爵夫人！我父亲的朋友。”

米西芮里喊道：

“什么！她说给你听啦？不管怎么样，这位夫人把我救了。她的名字应当永远不讲出来才是。正当卫兵来到她家捉我的时候，你父亲让我坐着他的马车，把我带了出来。我觉得我的情形很坏：好几天了，肩膀挨的这一刺刀，让我不能呼吸。我快死了。我挺难过，因为我将再也看不见你了。”

法尼娜不耐烦地听过以后，很快就走出去了。米西芮里在她那美丽的眼睛里看不出一点点怜悯，有的也只是那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表情。

夜晚，一个外科医生出现了；只他一个人。米西芮里绝望了，他害怕他再也看不到法尼娜。他问外科医生，医生只是给他放血，不回答他的问话。一连几天，都这样渺无声息。彼耶特卢的眼睛不离

① 洛马涅，古时意大利北部一个省区。

开平台的窗户，法尼娜过去就是从这里进来的。他很难过。有一回，将近半夜了，他相信觉察到有人在平台的阴影里面。是法尼娜吗？

法尼娜夜夜都来，脸庞贴住年轻烧炭党人的窗玻璃。

她对自己说：“我要是同他说话，我就毁啦！不，说什么我也不应当再和他见面！”

主意打定了，可是她不由自主地想起，在她糊里糊涂地把她当作女人的时候，她已经爱上了他。在那样亲亲热热了一场之后，难道必须把他忘掉？在她头脑最清醒的时候，法尼娜发现自己来回改变想法，不禁害怕起来。自从米西芮里说出他的真实名姓以后，她习惯于思索，每一件事，全像蒙上了一层纱幕，隐隐约约只在远处出现。

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完，法尼娜面色苍白，颤颤索索地同外科医生走进年轻烧炭党人的屋子。她来告诉他，一定要劝爵爷换一个听差替他来。她待了不到十分钟。但是，过了几天，出于慈心，她又随外科医生来了一回。一天黄昏，虽说米西芮里已经转好，法尼娜不再有为他的性命担忧的借口，她却大着胆子一个人走了进来。米西芮里看见她，真是喜出望外。但是，他想隐瞒他的爱情，尤其是，他不愿意抛弃一个男子应有的尊严。法尼娜走进他的屋子，涨红了脸，深怕听到爱情的话。然而他接待她用的高贵、忠诚而又并不怎么亲热的友谊，却使她惶惑不安。她走的时候，他也没有试着留她。

过了几天，她又来了，看到的是同样的态度，同样尊敬忠诚与感激不尽的表示。用不到约制年轻烧炭党人的热情，法尼娜反问自己：是不是她自己一个人在单相思。年轻的姑娘一向傲气十足，如今才痛心地感到自己的痴情发展到了何等地步。她故意装出快活、甚至于冷淡的模样。来的次数少了。但是还不能断然停止看望年轻的病人。

米西芮里热烈地爱着。但是，想到他低微的出身和他的责任，决心要法尼娜连着一星期不来看他，他才肯吐露他的爱情。年轻郡主

的自尊心正在步步挣扎。最后她对自己道：“好啊！我去看他，是为了我、为了自己开心，说什么我也不会同他讲起他在我心里引起的感情。”于是她又来看米西芮里，而且一待就许久。但是他同她谈话的神情即使有二十个人在场也无伤大雅。有一天，她整整一天恨他，决定对他比平时还要冷淡，还要严厉，临到黄昏，却告诉他她爱他。没有多久，她也就做不出什么事来拒绝他了。

法尼娜很痴情，必须承认，法尼娜非常幸福。米西芮里不再想到他自以为应该保持的男子的尊严了。由于“激情、爱”而生的种种思虑，使他不安到了这种程度：他对这位傲气冲天的年轻郡主讲起他用过的要她爱他的手段。他的过度的幸福使她惊讶。四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有一天，外科医生允许他的病人自由活动。米西芮里寻思：我怎么办？在罗马最美的美人的家里藏下去？那样混帐的统治者，把我在监狱里头关了十三个月，不许我看见白昼的亮光，还以为摧毁了我的勇气！意大利，你真太不幸了，要是你的子女为了一点点小事就把你丢了的话！

法尼娜相信彼耶特卢的最大幸福是永远同她在一起待下去。他像是太快乐了。但是波拿巴^①将军有一句话，在年轻人的灵魂里面，引起痛苦的反应，影响他对妇女的全部态度。1796年，波拿巴将军离开布里西亚，陪他到城门口的市府官吏对他说：“布里西亚人爱自由，远在其他所有意大利人之上。”他回答道：“是的，他们爱同他们的情妇谈自由。”

米西芮里模样相当拘束，向法尼娜道：

“天一黑，我就得出去。”

“千万留意，天亮以前回到府里，我等你。”

“天亮的时候，我离开罗马有好几里地了。”

法尼娜不动感情地道：

① 即拿破仑一世。

“很好，你到哪儿去？”

“到洛马涅，报仇去。”

法尼娜露出最平静的模样，接下去道：

“我阔，我希望你接受我送的军火和银钱。”

米西芮里不改神色，望了她一眼，随后，他投到她的怀里，向她道：

“我的命根子，你什么也让我忘掉，连我的责任也忘掉。不过，你的心灵越高贵，你越应当了解我才是。”

法尼娜哭了好久。他们讲定，他推迟到后天才离开罗马。

第二天她向他道：

“彼耶特卢，你常常对我讲起，假如奥地利有一天卷入一场离我们老远的大战的话，一位有名望的人，例如，一位拿得出大批银钱的罗马爵爷，就可以为自由做出最大的贡献。”

彼耶特卢诧异道：

“那还用说。”

“好啊！你有胆量，你缺的只是一个高贵的地位。我嫁给你，带二十万法郎的年息给你。我负责取得我父亲的同意。”

彼耶特卢扑通跪了下去。法尼娜心花怒放了。他向她道：

“我热爱你。不过，我是祖国的一个可怜的仆人。意大利越是不幸，我越应当对它忠心到底。要取得堂·阿斯德卢巴勒的同意，就得好几年扮演一个可怜的角色。法尼娜，我拒绝你。”

米西芮里急于拿这话约束自己。他的勇气眼看就要丧失了。他嚷道：

“我的不幸就是我爱你比爱性命还厉害，就是离开罗马对我最大的刑罚。啊！意大利从野蛮人手里早就解放出来该多好啊！我跟你一起搭船到美洲过活，该多快活啊！”

法尼娜心冷了。拒绝和她结婚的话激起她的傲气。但是，不久，她就投到米西芮里的怀里。她嚷道：

“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是的，我的乡下的小外科医生，我永远是你的了。你是一个伟大人物，就和我们古代的罗马人一样。”

所有关于未来的想法、所有理性的伤心的启示，全无踪无影了。这是一刻完美无缺的爱情。等他们头脑清醒过来以后，法尼娜道：

“你一到洛马涅，我差不多也就来了。我让医生劝我到波赖塔浴泉去。靠近佛尔里，我们在圣·尼考洛有一座别墅，我在别墅住下来……”

米西芮里喊道：

“在那边，我跟你一起过一辈子！”

法尼娜叹了一口气，接下去道：

“从今以后，我命里注定要无所不为。为了你，我要毁掉自己，不过，管它哪……你将来能爱一个声名扫地的姑娘吗？”

米西芮里道：

“你不是我的女人、一个我永远膜拜的女人吗？我知道怎么样爱你，保护你。”

法尼娜必须到社会上走动走动。她才一离开，米西芮里就开始感觉他的行为不近情理。他向自己道：

“‘祖国’是什么？不就像一个人一样，一个人对我们有过恩，我们就应当感恩图报，万一他遭到不幸，我们并不感恩图报，他就可能咒骂我们。祖国与自由，就像我穿的外套，对我是一件有用的东西。我父亲没有遗留给我，不错，我就应当买一件。我爱祖国与自由，因为这两件东西对我有用。要是我拿到手不懂得用，要是它们对我就像八月天的一件外套一样，买过来有什么用，何况价钱又特别高？法尼娜长得那样美！她有一种非凡的天资！人家一定要想法子得她的欢心的，她会忘记我的。谁见过女人从来只有一个情人？作为公民，我看不起这些罗马爵爷，可是他们比我方便多了！他们一定是很可爱的！啊！我要是走的话，她就忘记我了，我就永远失

掉她了。”

半夜，法尼娜来看他。他告诉她，他方才怎样犹疑不决，怎样因为爱她，研究过祖国这伟大的字眼。法尼娜很快乐。她心想：

“要是必须在祖国和我之间决然有所选择的话，他会选我的。”

附近教堂的钟在敲三点，最后分别的时间到了。彼耶特卢挣出女朋友的怀抱。他已经走下小楼梯了，只见法尼娜忍住眼泪，向他微笑道：

“要是是一个可怜的乡下女人照料你一场，你不做一点什么谢谢她吗？你不想法子报答报答她吗？你此去前途茫茫，吉凶未卜，你是要到你的仇人中间去旅行呀。就算谢我这个可怜的女人，给我三天吧，算你报答我的照料。”

米西芮里留下了。三天之后，他终于离开了罗马。仰仗一张从一家外国大使馆买到的护照，他到了他的家乡。大家喜出望外，因为全以为他已经死了。朋友们打算杀一两个宪兵，表示欢迎庆祝。

米西芮里道：

“没有必要，我们不杀一个懂得放枪的意大利人。我们的祖国不是一座岛，像幸运的英吉利。我们缺乏兵士抵抗欧洲帝王的干涉。”

过了些时候，宪兵们四面搜捕米西芮里，他用法尼娜送给他的手枪杀死了两个。官方悬赏捉拿他。

法尼娜没有在洛马涅出现。米西芮里以为她忘了自己。他的虚荣心受了伤。他开始想到他和他的情妇之间地位上的悬殊。一想起过去的幸福，他又心软了，直想回罗马看看法尼娜在做什么。这种疯狂的念头眼看就要战胜他所谓的责任了，忽然有一天黄昏，山上一座教堂怪声怪调地传出晚祷的钟声，就像敲钟的人心不在焉的样子。这是烧炭党组织集会的一种信号。米西芮里一到洛马涅，就和烧炭党组织有了联系。当天夜晚，大家在树林里的一座道庵聚会。两位隐修士让鸦片麻醉住，昏昏沉沉，一点也意识不出他们的小房子在派什么用场。米西芮里闷闷不乐地来了。在集会上他得知首领被